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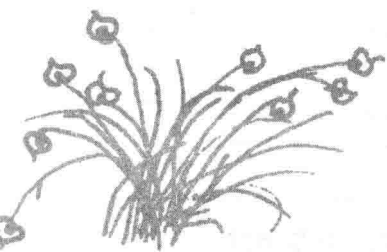
隐秘芬芳

高 艳 著

苍心似茧 有血液流向我 是不是有一种接近，更遥远
亲情的忧伤 手心里的沟里 喘息，那逝去的温柔
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姐妹 以散步的名义，迷失
江南在哪里 隐秘飞翔 暖 没有我不肯醒
萧红离我们有多远 那些缤纷的寂寞与忧伤 托斯卡纳艳阳下
还要寻找吗 午后，与记忆的一次邂逅 四时书简 已然月落雷满天 独自
时间是懂得缄默的 驶向秋天澄净的心怀 洒落在酒中
青山不碍白云飞 流放自我 转身：花间的隐语
不能停歇时，像云一样忧伤 谁能被谁抛牵 春天几乎不来
我的那些植物们 岁月有痕 时间，众妙之门 写作
那一缕清凉香甜的魂魄 冬日三题 昨日之灯
上元节的琐碎 风尘 独步 那声音
春天的隐秘 半日菩提 像水一样离去
一曼街 241 号 马骏，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卜傅氏贞节碑前
流水自归去 宇宙台情思 放雄片断想
水之外，那些鱼儿 流放于

隐秘芬芳

高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秘芬芳 / 高艳著.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034 - 4478 - 4

I. ①隐…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1495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8.5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散文的闯入者

——高艳的散文及其他

红 孩^①

这是一篇迟到的序言。大约在四五月间,高艳就说她想要出一本散文集,希望我能为其写一篇序言。这其中的原因,一是我曾编发过她的散文,二是她的散文在参加我负责的中国散文学会第三届“漂母杯”全球华人母爱主题散文大赛征文中获过二等奖,更重要的是,几年间的交往中,她一直视我为兄长。

感谢发达的网络,让很多陌生的人瞬间就可以成为朋友。我的博客是我的一个同学帮我注册的,由于我不谙电脑操作,两三年几乎没有使用过。某一天,北京文学的一个同学打电话,极力推销他的博客如何火,强烈要求我加他为好友。于是乎,我成了博客的闯入者。

在众多的好友中,来自东北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女作家高艳是无意中进入我的视线的,我看了她博客上的长篇散文《流放宁古塔》,后由她改编为上下集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播出。或许由于我与满族血统有关,对清初流放这一主题颇感兴趣。我很感叹,这篇两

①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文化报文艺部主任。

万余字的地域文化散文竟出自一位年轻女性作者之手。不说其文字所承担的思想之厚重,只从表达中所呈现出的写作者的成熟的笔力与开阔、大气,足以让我刮目相看。由此,我便对高艳多了几分关注。

当下,从事散文写作的人很多,女性也并非占少数。由于多年从事报刊编辑,又负责全国散文学会工作,我对全国散文形势非常了解,对各地稍有名气的作者也较为熟悉。我以为,写作者之所以要写作,主要是两种目的,一种是思想感情的自我表达,对于发表、出版、是否加入作家协会并不十分关注;一种是在自我思想情感表达的基础上,求得发表、出版,实现自己的作家梦,最终得到读者的更广泛的共鸣。就大多数作者而言,写作只不过是一种爱好,正如我们在征婚启事上所看到的那样,人们总愿意以一句爱好文学来表明其是有素养的男女。其实,这些人无非是买本《读者》、《青年文摘》杂志看看而已,跟文学没有更多的关系。就职业而言,我愿意把那些有文学素养有写作潜能的人尽快发掘出来,把他们的作品发表出来,让他们尽快地加入各种文学组织,并给予应有的奖励和足够的认可。

我把那些有写作潜质并有可能走向成功的人,称为“文学的闯入者”。

2011年初,母亲的去世给了高艳沉重的打击。她在发给我短信告之时,我也只能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样的话来安慰她。我还提醒她,可以把想对母亲说的话写在纸上,放在母亲的手里,母亲是能知道的。也就在那一刻,我成了她的兄长。这一年,中国散文学会与江苏省作家协会、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漂母杯”全球华人母爱主题散文大赛,我向高艳发出邀请,希望她把对母亲的思念与感恩写出来。很快,她就把《阿

尔茨海默的疼》发给了我。应该说,这是亲情散文中难得的佳作,没有语言的玩味,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反而增加了情感的深度与纯度,不仅写到了真正的疼痛,也写出了不可替代的发现,平静中,却充满了力量。5月,在淮阴颁奖时,我见到了这位来自东北边城的女孩儿——虽然她的儿子已经上了小学,可在我的心中,一直是把她看作小女孩的。眼前的高艳是淡然的,与她的文字中所流露的气韵相得益彰。她不拥挤于众人,安静,内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两个月后,在呼伦贝尔草原,我见到了黑龙江省萧红文学学院院长、女诗人李琦,谈到黑龙江的散文创作,我们自然说起高艳。李琦说,高艳刚参加了文学院组织的青年作家研修班,她对高艳印象很好,喜欢这女孩儿的温婉清澈,还说到高艳文字的品质,希望她能写出真正的格局与气象。从李琦的目光中,我读出了这位老大姐的温暖与疼惜。

高艳也曾向我表达过,愿自己的文字以个体经验呈现出自己的气质,不强势,却有力量;非小众,却别样;以开放的气质表达隐藏,以文字洞悉人间的爱与美,痛与期许,无明与内省。我以为,一位有自己明确写作走向的作家是值得尊敬的,至少,她的内心有一份期待与责任。

这本散文集,自然是高艳对自己写作的一个总结。我寄希望于她,以后依然能够沉静地写作,安然笃定,在坚持中走向更为深广和开阔的远方。

2013年11月16日 北京西坝河

目 录

序

散文的闯入者 /1

亲情在上

阿尔茨海默的疼 /3

比永远多一天 /9

苍心似茧 /13

有血液流向我 /16

是不是有一种接近,更遥远 /19

亲情的忧伤 /24

手心里的渴望 /28

端午,那远去的糯软与香甜 /30

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32

堂妹 /34

日影飞去

以散步的名义,迷失 /41

走失的明暗相间的流年 /44

江南在哪里 /49

隐秘飞翔 /52

暖 /57

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60
萧红离我们有多远 /62
那些缤纷的寂寞与忧伤 /65
托斯卡纳艳阳下 /69
观影小语 /72
丢失的还要寻找吗 /83
午后,与记忆的一次邂逅 /85
四时书简 /88
已然月落霜满天 /91
独自也凭栏 /94
时间是懂得缄默的 /96
驶向秋天澄净的心怀 /99
洒落在酒里的怀念 /102
青山不碍白云飞 /107

世间清欢

流放自我 /113
转身:花间的隐语 /116
谁被阳光照耀 /118
不能停歇时,像云一样忧伤 /120
谁能被谁抛弃 /122
春天几乎不来 /124
我的那些植物们 /126
岁月有痕 /128
时间,众妙之门 /130
写作的理由 /132
无意间的绽放 /134
那一缕清凉香甜的魂魄 /135
冬日三题 /137

昨日之灯 /140
上元节的琐碎 /141
风尘 /143
独步 /144
那声音响自何处 /145
春天的隐秘 /146
半日菩提 /147

东北以东

像水一样离去 /151
一曼街 241 号 /171
马骏,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 /176
卜傅氏贞节碑前的凝望 /184
流水自归去 /187
宁古台情思 /192
放雉崖断想 /194
水之外,那些鱼们 /198
流放宁古塔 /218

他者行迹

被岁月恩宠的人 /241
何处是江南 /244
宏大叙事背后的精神存在 /247
理性笔触 智性调侃 /250
一个怎样的人,不让人遗忘 /252

代跋

高艳散文:个体性的生成与敞开 /256

亲 情 在 上



阿尔茨海默的疼

母亲，我们一生中遇到的第一个人，亲情中涵盖最多意义的称谓。她引领我们进入生存的偌大世界，看遍人世万千山水，然后——我是说我的母亲，然后，仅仅六十多岁的她进入自己的世界，我，我们，不能明了的难以洞悉的世界。

这是一年中北方乍暖还寒的日子。

屋内温度还好，可母亲说冷，她给自己穿了一层又一层，薄厚不等，不容别人改变。我望着她，我的母亲，有些看不清，近近地，就在我身边，却是那样的远，越来越难以辨认。有时，她也不认识我，她记得的自己也不完整，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年龄，她的记忆在一点点丢失。她自言自语，她的思维沿着那些纠结的神经元纤维，没有方向地游离。于我，是不可知，神秘、梦幻般。她就那样，说着，说着……我失语，疼，在心底隐隐地，无边蔓延。

母亲的改变是渐进的，我却无知无觉，猝不及防。

每天下午，母亲会望着渐暗的天色，不安地重复，“我得回家，老人都等我呢，回晚了他们惦记……”母亲说的家，是有她的奶奶，还有她的爸爸妈妈的那个家，她说她奶奶九十多了，奶奶最疼她，她得回去看看

她。母亲的奶奶，我们叫太姥，可是，九十多岁的太姥早已不在，而且，她的那个家，已经搬迁，不存在也有三十多年了，姥姥、姥爷不在也多年了。但母亲的记忆里已经没有这些。母亲忘记了那么多，可是，她的奶奶，那个最疼她的人虽然不在二十几年了，母亲却忘不了。而现在的家，她不知道在哪里。

母亲还像一个孩子，依赖、任性，不停地说要走，每天，不可更改地，母亲整理她的大小包裹，执意要回她的家。她自己找不到，要我们带她回去。我们说，天晚了，明天吧。母亲说，那行。或者，我们打电话给她的弟弟妹妹，让我们的舅舅、姨们向母亲证实那个家的不存在，她才半信半疑——每天每天，一次次，周而复始。

我想挽着母亲，碰到她的身体，她是那样的细弱，单薄得不真实，像不存在，我的心被这轻，重重地触痛，久久不散……有时看母亲，她越来越像姥姥——她的母亲，一个任劳任怨、每天都在忙碌的老人，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日常衣食住卧，姥姥几十年如一日，无休无止。她不知道疲惫，也很少语言，但偶尔她会敲打自己酸疼的腿。是的，母亲上了年纪，越发地像姥姥，无论眉眼、表情，还是酷爱整洁。一个人的印迹，真的可以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命运真是这样如影随形，并且不可以违背较量的吗？

母亲操持一生，和大多数中国母亲一样，为家为儿女，辛劳无度，但因为父亲早逝，母亲的付出就更比别的母亲加倍许多。记忆中，母亲从没胖过，白皙、瘦弱。父亲离开时，我十二岁，妹妹九岁，最小的弟弟六岁。之前，她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三年多，仅在上海住院就两年。那时还年轻的母亲，全部的生活内容除了照

顾父亲和我们，焦虑、担忧，更多不可知的将来，还有什么？那时的她，正是我现在的年龄，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承受的，父亲去后，又是经年累月，独自支撑三个孩子的家，于我，这样的生活想想就已经艰难。

母亲一辈子习惯了家务，只是，现在的她漫无目的不停地整理，是让家人不停地找，每天每天。

母亲极爱整洁，尤其对卧床父亲的侍候，极受邻里亲朋的夸赞。她每天洗涮不停，母亲说，要过透亮的日子。但现在，整洁的真正概念已在她头脑中失去，与她想要的结果背道而驰。撕成小块的手纸随时会揣满她的衣兜；她不时地找事做，擦地的布她用来抹桌子；她每天都在耐心地收拾衣物，细致地精心包裹，一层层，以她在服装厂工作多年的叠衣技巧，打理得一如从前那样，没有一丝褶皱，但熨帖却无序——杯子、手巾、塑料小凳、药，以至叠得边角都一丝不苟的废旧塑料口袋，全如宝物一样挤在一起；早起晚睡，她已经不知道要洗漱，每天都要提醒，然后，母亲便到处找她已收拾起的杯子、手巾、牙刷，然后是她不停地抱怨自己的记忆。

母亲喜欢吃蛋糕，喜欢她的大眼睛孙子，毫无顾忌地把蛋糕给不足一岁的孙子吃，被吓坏的弟媳刚刚制止她，母亲又会忘记，仍把蛋糕送到孙子的嘴边。母亲不时地要把门前的鞋严谨地摆放整齐，她说怕人进来踩脏。但她会将自己的鞋穿上，在室内走来走去，告诉她换下来，母亲会有各种理由，鞋是刚刷过的，或者，在外面没穿几次，然后数落我们对她的“挑剔”。

傍晚，带母亲出去散步，或者，早上带母亲去早市，母亲会一遍遍重复着问遇到的邻居吃饭了没，我难堪至极，好在邻居们理解。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老年性痴呆的一种，是一种在老年期前后发病的中枢神经系统原发性退行性疾病。1906年，因德国神经病理学家阿尔茨海默首次报告而得名。阿尔茨海默病临床表现是短期记忆丧失，认识能力退化，逐渐变得呆傻，甚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听小姨说，她同事患此病的母亲，十几年了，家人终不堪其扰，送至敬老院。

我呢，有时面对自己对母亲的不耐，我自责，怎么不能忍呢，她是病人，是母亲，有些耐心，再有些耐心。

雪上加霜，母亲患了重病，那种所有人都不愿提及的病，做了大手术。可是母亲浑然不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像门一样被打开了，不知道医生的手已重新安排了她的生命结构，更不知道如何爱护自己的伤。但是，她强烈地感知疼痛，比常人更不能接受哪怕轻微的疼，即使生理盐水触及皮肤的凉，她都不能忍，或者已经不会忍，为此，她毫无顾忌地抱怨，不近情理地向我们发脾气。不疼时，她认为自己没有病，不止一次，还在化疗，母亲在医护人员的惊诧中，顾自离开，任亲人们心疼、无奈，却谁也无法劝阻。

以前的母亲通情达理，总是过多地体谅别人，现在我们面对的，已经不是我们的母亲，她真正的灵魂已经远走。

母亲，让全家人在煎熬中精疲力竭。

我们，我是说，我和弟弟妹妹，我们需要一个母亲，需要对一个我们叫母亲的人尽孝，不仅因为生活曾给予她那么多苦痛，我们想让她在生命的余年尽可能地享有人间的好，除此还有什么呢？虽然，她会不记

得，甚至不能全部感知。是的，她越来越不记得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儿女，不知道，眼前那个人见人爱的大眼睛孩子是她的孙子。除了求医减轻她身体的苦痛，我们向神性世界，为母亲祈福增寿。即使增加的仅仅是她生命的长度，即使增加的是我们日复一日心力交瘁的长度。

母亲，我是说，阿尔茨海默还在接近其他母亲。一个做教师的朋友说：他的母亲，寒冷的冬天，衣衫单薄冲出家门；他正在上课，母亲时常打进电话，询问他在哪里，怕他丢了。一位同学的母亲，不认得他是第几个儿子，一次次从家中走失，家人一次次在焦虑中寻找，即使他身为医生，即使他的父亲是市神经科创始人，即使他们是医学世家。

她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们，已经不是她们自己。她们，让家人哀痛不安，却无能为力。

谁能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那个世界，要抵达哪里，谁来拯救。

综合各调查结果，我国六十五岁以上老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率为0.3%左右，已与发达国家接近。在美国，阿尔茨海默病已成为老年人第四位主要死因。由于人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迅速增长，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人数必然相应增加，已构成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卫生保健和社会问题。

阿尔茨海默病病因不明，目前已发现若干基因突变或多肽性与阿尔茨海默病发病有关，但仍然不足以对其病因和发病机制作出满意的解释。可是，现在，我再提笔时，母亲已经不在了。而这个世界，依旧安然如常，不动声色。

春已近，母亲不会再知道温暖的来临，看不到这个美好季节的灿烂；倒春寒，她也不能再感知这个世界的风。我想，母亲，她的生命不属于于她是暗色的人世间的，结束一生的愁苦，她享受另一个世界的好去了。生死端倪也许对我们来说永远无法企及，我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也不想对真相有明晰的诉求，但尘世确实给了我太多的疑虑。篡改莱蒙托夫的一句诗：“谁能把人世的秘密猜度？/谁能把命运说破？”

母亲在弥留之际，竟是令人惊诧地清醒，以前的母亲回来了，似乎阿尔茨海默从未靠近她。母亲迷蒙着双眼，望着我们，说：“我要走了……”让我们泪水纵流。然后，她仍喃喃有语，我们听不清。若有若无的细碎的声音，散在气息悄悄的空间里，如沙砾，似与尘世直命相见。她一定清晰地回望了自己的一生，不甘，不舍，还有牵挂。

母亲的泪含在眼里，不落……

作为这篇文章的后记，我要告诉妈妈：

妈妈，无论这是一个怎样的尘世，您的儿女永远感恩于您引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您是我们心中不可代替的至亲至爱。

妈妈，无论您去哪里，于我们，您都并未远去。

妈妈，无论人世给您怎样的承受，另一个世界终会给您应有的补偿与回报——这一切，皆因您的善与好。

您去的天堂世界，温暖，洁净，祥和，宁静。在那里，您可以放心，安心，欢心。

妈妈千古。